

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体系发展与思考

——基于儿童阅读的视角*

冯 莉

(广州图书馆 广州 510623)

[摘要] 文章梳理了我国 2008—2023 年儿童阅读推广服务体系发展的研究方向,从主体、客体和内容三方面总结了儿童阅读推广服务体系化发展的具体实践,提出公共图书馆科学构建阅读推广服务体系需要深思的四个问题。

[关键词] 公共图书馆 阅读推广 服务体系 儿童阅读

[中图法分类号] G251.3

[引用本文格式] 冯莉.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体系发展与思考——基于儿童阅读的视角[J].图书馆,2024(10).

0 引言

2008 年中国图书馆年会发布了我国第一部《图书馆服务宣言》,时隔 15 年,新版《图书馆服务宣言》在 2023 年中国图书馆年会上发布,其中内容上最为突出的变化是提出了“建设覆盖全社会的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培养儿童阅读习惯”。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是在国家战略的指引之下,通过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学校、家庭、社会组织等多方建设发展的共同合力,形成的一道通达“全民阅读”的实施路径。2008—2023 年是广州“图书馆之城”从基础建设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2019 年,北京大学李国新教授曾评价道“广州的图书馆制度体系建设为全国树立了样板,广州引领了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方向”^[1]。这意味着广州地区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对于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发挥了示范性价值,而儿童作为公共图书馆的主要服务需求群体,其服务实践发展和理论变革,往往能体现出阅读推广服务体系的整体发展与变化。本文以 2008—2023 年儿童阅读为视域,近取广州地区公共图书馆的具体实践为案例,展示在阅读推广发展的

过程中,公共图书馆从“单枪匹马”到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体系化发展历程。

1 关于儿童阅读推广服务体系发展的研究

2016 年,中国图书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发布《新世纪未成年人阅读推广理论研究进展》,报告指出,2009 年起儿童阅读推广理论研究从转型期过渡到勃发期^{[2][114]},相关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内容基本聚焦在实践服务上。2016 年后,我国公共图书馆立法成果有了一系列重大突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两部大法相继颁布,2019 年《公共图书馆少年儿童服务规范》颁布实施。在国际上,《国际图联 0—18 岁儿童图书馆服务发展指南》《公共图书馆宣言》相继修订,共同把儿童服务提到了更重要的位置。制度创新发展与新一代公共图书馆服务精神和理念共同引领,儿童阅读推广服务体系发展研究层次逐渐深入、视野逐渐扩展。笔者以“儿童”“少儿”“未成年人”作为关键词,并含“阅读推广”“体系”,对 2008—2023 年中国知网收录的研究

* 本文系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3 年度共建课题“广州儿童友好图书馆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基于儿童参与的视角”(项目编号:2023GZGJ266)的成果之一。

成果进行搜索发现,儿童阅读推广服务体系发展研究主要从社会合作、总分馆服务、家庭阅读、服务评价4个角度展开。

1.1 社会合作角度

这类研究主要讨论公共图书馆与社会各界多方合作,如,政府部门、学校、出版社、公益组织、企业、媒体等,共促儿童阅读推广的探讨。张婕认为,2009年中国图书馆学会青少年阅读推广委员会成立,标志着一个公共图书馆为主体,社会各界合作开展的儿童阅读推广的格局已经初步形成^[3]。朱淑华认为,儿童阅读推广是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创作、出版、推荐与评论为纵向系统,学校、社区、图书馆、书店等阅读推广主体为横向系统^[4]。郭芯宁分析了公共图书馆开展社会合作共建的主要动因,认为应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多模式、多机制的儿童阅读推广体系^[5]。刘隽认为社会合作可以加强公共图书馆少儿阅读推广活动的舆论导向功能^[6]。社会合作是儿童阅读推广服务体系一个恒常的研究角度,但在研究成果的发表时间、内容变化上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的理论性在不断增强,研究内容也从最初的服务实践分析,到后来的对制度和理论创新的讨论。

1.2 总分馆服务角度

总分馆服务是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体系建设的示范性样板,总馆享有文献、技术、专业人员以及社会合作等资源优势,分馆则依托其规模小、灵活度大、分布面广等特点,总馆、分馆结合起来在一定区域内形成一定规模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彼此协同运营。不少总馆尝试把阅读活动推广到分馆,以拓宽服务覆盖面,提升服务品牌的影响力。随着实践工作的不断积累,相关的研究也层出不穷。殷利军、冯志辉等分别对如皋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和济南市图书馆具体活动品牌方面去探讨总分馆阅读推广服务的做法和问题^[7-8]。宋韵霏、安文婧分别对总分馆读推广服务模式开展探究^[9-10]。许迎霞认为,总分馆阅读推广应具有整体性、层次性和差异性的特征,并认可创新活动策划、活动载体、活动宣传、活动品牌文化体系建设的重要性,提出了建立阅读推广常态化机制^[11];王铁军从基本保障、服务体系建设和培训体系建设和评估体系建设4个方面阐述图书馆阅读推广体系建设与发展^[12]。总分馆制是阅读推广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实现方式,根据研究发展的情况,在研究深度上,逐渐透过具体工作的表象去揭示总分馆阅读推广服务的底层逻辑;从研究内容角度,从对总分馆阅读推广

服务模式的总结,拓展至策划、宣传、活动载体、品牌文化体系、培训体系和评估体系等问题;从研究聚焦性角度,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聚焦在总分馆阅读推广服务专业制度和管理制度方面。

1.3 家庭阅读角度

全民阅读首先要以个人为起点,以家庭为根基。笔者从2008—2023年CNKI收录的关于公共图书馆对家庭阅读推广的研究成果发现,家庭阅读被看作为全民阅读之下的重要环节^[13]。图书馆家庭阅读推广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聚焦在两方面。首先是具体项目。如英国“阅读起跑线”计划,以针对不同年龄段儿童家庭分发阅读资料包为起点,公共图书馆帮助家长掌握培养孩子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的方法和技巧,以及如何利用图书馆资源,其完善的体制和指导服务,让更多的家庭受惠^[14];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立图书馆Read4life项目,针对儿童父母缺席儿童阅读教育的问题,嵌入提升儿童阅读重要性的认知项目,并由社区设计和运行,目标群体为儿童、家长和照顾者、父亲和男性照顾者、家庭其他成员^[15]。美国儿童图书馆服务协会推出Born to Read(出生即阅读)项目旨在为读写能力弱、低收入父母及未成年的父母提供新生儿阅读资源及培训等服务^[16]。在我国,广州图书馆“阅读攀登计划”以积分激励方式推动家庭阅读^[17]。这类研究成果讨论了国内外公共图书馆家庭阅读推广工作的先进做法,同时不断加深研究层次,提炼成功案例中相对普遍和广泛适用的规律和特征,包括社会协作、内容设计、运营模式、跟踪调查和项目运作及评估等切实方面,提升了实践活动的理论性价值。其次,在2021年“双减”政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相继颁布,提出公共图书馆应当定期开展公益性家庭实践活动,开发家庭教育类公共文化服务产品等要求,进一步理清了家庭阅读的核心准则和定义,加大了图书馆、学校和家庭在培养儿童阅读素养中的联合力度,落实家庭阅读推广工作的着力点。朱芸等分析了以家庭为主要推广面的服务模式,以邻里为纽带,推动各种阅读资源在家庭之间流动^[18]。刘梦璇、欧阳爱辉等提出应加强图书馆家庭阅读推广活动品牌塑造^[19-20],郝伶俐等提到图书馆和学校应共同形成家庭阅读推广的合力^[21]。家庭阅读推广的相关研究于2018年达到峰值^[22],这与中国图书馆学会2016年成立了图书馆与家庭阅读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有关,标志着在我国公共图书馆在家庭阅读推广领域发挥日益显著的作用。公共图书馆从一开始对家庭阅读推广的内涵欠缺界定标准和工作抓手,到政府层面出台政策提升了教育部门和公共文化

机构合作的自觉性，公共图书馆也开始从打造专业服务团队、制定规范指南、打造活动品牌等方面推动家庭阅读推广的纵深发展。

1.4 服务评价角度

2023年，在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二届阅读推广标准与评价学术研讨会上，华东师范大学范并思教授以“阅读推广评价与阅读推广研究”为主题，指出图书馆阅读推广评价，需要从评价生成创意、活动品牌测评、方案选择研究、活动绩效研究、用户满意度评价及用户阅读行为评价等多个方面构建合理的、科学的指标体系^[23]。

实际上，在阅读推广效果评价层面，我国公共图书馆不乏对标准化、合理化的评价方法的探讨，但在儿童阅读推广研究中，这类研究数量较少，大多数停留在对具体阅读推广项目的考量层面。2014年，王素芳从评估目标、主体、方法、指标和数据采集方法和评估发现等方面，分析了国际图书馆界的典型儿童阅读推广项目发现，国际图书馆儿童阅读推广项目评估比较重视数据的长期积累以及对个体的影响研究，前、后测并举，以及通过实验组和控制组对比是采集定量数据的重要方式^[24]。2021年，苏州图书馆和华东师范大学合作进行“寻找十年前的你”的评价项目，为苏州图书馆2011年启动了“悦读宝贝计划”儿童阅读推广项目进行效果测评^[25]，寻找10年前参加活动的儿童，测评组运用PISA 2018测评体系对参加者的能力进行测评，以证实项目的专业性和可持续发展的价值。测评结果证明，苏州图书馆“悦读宝贝计划”，有助于帮助儿童培养良好阅读行为、有助于提升儿童阅读能力，并有助于形成良好的家庭阅读环境^{[26]133-134}。广州图书馆玩具馆自2014年对外开放，持续以玩具活动推动儿童阅读，为证实玩具馆活动对读者阅读行为的促进性作用，2020年，冯莉选取了玩具馆活动中活跃度较高的儿童作为研究对象，调查其借阅证注册、文献借阅量以及参与其他阅读活动的情况，研究发现，玩具馆活动对文献借阅量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会推动参与者更多地参与其他阅读活动^[27]。于此同时，也有学者研究构建普适性强的阅读推广评价指标体系。王素芳等构建了一个包括图书馆、用户感知、社会影响等多维度的儿童阅读推广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当前儿童阅读推广活动实践有一定价值导向意义^[28]。余小玲认为阅读推广活动涉及馆藏文献资源、设施设备资源、推广活动过程、推广活动结果等要素，而每种要素又细分成不同的指标^[29]。

总体而言，随着公共图书馆服务转型的不断深化，图书馆工作者应始终保持着对服务评价的觉醒，关于阅读推

广服务评价的研究呈现出完整性、层次性和针对性的发展趋势。首先，研究内容更完整。不再局限于对活动场次、人次等业务数据的关注，开始重视服务对阅读行为的促进作用，以及从社会投入的角度分析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在评价主体方面，不再局限于图书馆单方面评价，开始吸纳读者、专家和第三方等主体参与评价。其次，指标体系完善服务评价体系化发展，评价指标不再单一，而是更为立体，如，活动参与者指标可以由参与者人数、满意度、借阅量、阅读习惯等分指标组成，各项指标内容相互联系，共同说明服务质量。再次，现有的阅读推广服务评价的研究主要聚焦在高校和公共图书馆的应用层面，极少针对某重点人群展开针对性研究。

2 关于儿童阅读推广服务体系的实践发展

在阅读推广过程中，阅读推广主体基于一定的阅读推广目的，面向一定的阅读推广对象，选择一定的阅读推广内容，开展一定的阅读推广活动，达到一定的阅读推广效果^[30]。可见，阅读推广核心要素是主体、客体和内容，只有实现了三大要素的体系化发展，才能构成儿童阅读推广服务体系整体实践发展。

2.1 服务主体的体系化发展

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出台，明确了各类社会主体参与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的合法地位，事实上，在公共图书馆服务转型创新的过程中，社会主体参与图书馆建设的情况一直存在，只是在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的状态。

2.1.1 需求驱动

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布了《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进一步确立了公共图书馆公益、开放的法定属性，阅读推广活动随即呈现出需求增长的趋势，在以传统服务为主的时期，馆员难以在短期内，从以基础服务为主的工作状态完全投身到阅读推广的创新服务中，阅读推广服务需求的增长势必会给馆员带来一定挑战。这个时期，公共图书馆主动寻求社会主体参与推动服务增长以回应公众需求，而这也更多是一种“首选”的被动策略，此时的公共图书馆得益于“儿童阅读推广人”群体。2007年召开的“首届二十一世纪中国儿童阅读推广人论坛”提出“儿童阅读推广人”的概念，我国的阅读推广人最早产生于儿童阅读领域，一批来自儿童文学界、教育界、出版界或社区等热

心人士纷纷加入阅读推广人队伍,这个社会群体需要稳定的平台去推广儿童阅读,深度影响、优化甚至改变中国儿童阅读生态^[31],当时“儿童阅读推广人”刚好弥补了馆员的专业短板,回应了阅读推广服务需求,但公共图书馆在此过程中似乎没有太大的自主意识和思考。

2.1.2 发展驱动

自2010年起,英国爆发了公共图书馆危机,面临关闭的图书馆数量呈上升趋势,美国公共图书馆大力推动阅读推广在内的多种新型服务,以服务创新有效地化解了危机^[32],力保了图书馆在社会公众生活中的地位,可见,阅读推广是公共图书馆服务转型发展的最有效、最合理的手段。在我国,2014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开始启动阅读推广人培育行动,2016年我国颁布《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等文件提出了建立阅读推广人队伍问题,也将公共图书馆推向了全民阅读工作的重要位置。范并思教授认为,阅读推广是公共图书馆服务全民阅读的最有效方式,也是公共图书馆提供的主动性、针对性和多样化服务^[33],有助于提升公众的阅读普及性、阅读能力和阅读质量,这也极大驱动着馆员在新发展形势下主动谋求专业发展。当全民阅读成为国家战略,“社会主体参与”成为了图书馆阅读推广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此时馆员因有了更深刻的专业发展意识,在与社会主体联合开展阅读推广工作中往往发挥了主导地位,并能理性分析图书馆专业化发展、服务需求、社会资源以及社会主体诉求之间的关系,探寻服务主体体系化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合理的底层逻辑。

2.1.3 法理驱动

2016年和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分别颁布实施,明确了各类社会主体参与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的合法地位。2015年和2021年《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两部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文件分别印发,提及“加大对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域公共文化资源的整合力度”“加强与出版社、品牌书店、上网服务场所和互联网平台等合作,联合开展阅读推广活动”,更为明确地从服务主体上的视角,为打造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体系建设提出了发展建议。2016年以来,多部省、市各级相关管理办法出台,内容上更具象地指出阅读推广服务主体的体系化发展,如佛山市地方标准《联合图书馆体系建设管理规范》提及“中心馆负责联合各类主体推进本市全民阅读推广活动”,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于印发《广州市“图书馆之城”建设五年行动计划(2022—2026)》提及“强化社会多元参

与”“有序引导社会力量多途径、多模式参与公共图书馆服务供给”。服务主体的多样化发展,是公共图书馆建设阅读推广服务体系的必要法治要求。

2.2 服务客体的体系化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第八、九、十条分别提及公共文化向贫困地区、重点人群和学校等群体辐射,根据人口的特点与需求提供相应的公共文化服务,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协调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第三十四条提及公共图书馆应为学校开展有关课外活动提供支持,并考虑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的特点,积极创造条件,提供适合其需要的服务等。“两法”不约而同地指明了阅读推广服务客体的体系化发展方向,而立足于儿童阅读服务的视角,法理要求也有很好的体现,近15年儿童阅读推广服务客体的体系化发展,主要体现为以下三方面。

2.2.1 重点儿童

重点儿童,“儿童”中的弱势群体。《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将重点儿童分为视力、听力、肢体、智力及自闭症等肢体智力障碍儿童,以及孤儿、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等经济文化弱势儿童。近15年,公共图书馆界不乏对重点儿童的阅读服务开展实践探索。第一,以活动保障其阅读权力。如广州图书馆举办了“遨游书海,拥抱来自孤独的那颗星”关爱自闭症儿童的系列公益活动,以绘本故事分享和玩具游戏方式,引导自闭症儿童走进图书馆,培养其社交能力。重庆图书馆以绘本魔术剧表演的形式,让特殊学校的学生更好地理解绘本故事^[34];第二,以空间聚合专题资源。2022年底,广州图书馆建成了“易读空间”(Easy-to-Read),根据《公共图书馆读写障碍人士服务规范》指引,在服务空间的情景体验、视觉标识设计和馆藏资源上进行专业化设置,丰富了图书馆读写困难儿童服务的内容与形式。广州图书馆视障服务区,为视障儿童专门入藏大字本图书、明盲对照绘本,以丰富视障儿童的阅读资源;广州少年儿童图书馆设立爱童馆,为重点儿童提供无障碍阅览区;第三,以交流展示其阅读成果。由重点儿童原创的插画、绘本、读书笔记、书签、手抄报等实体阅读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其内心世界和视野,而一般公众从观赏者角度,也能更好地了解重点儿童群体的生活现状,并提升对其的接纳程度,从而使重点儿童获得更多平等阅读的机会。广州图书馆“漫绘阅读”广东省青少年儿童美术作品展为自闭症儿童、留守儿童等提供展现艺术才能的平台,“图书馆,让童年更美好”新春少年儿

童原创绘本展,特设乡村儿童班书(由班级共同创作)作品展区,向公众展示欠发达地区儿童的生活现状。

2.2.2 低龄儿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共图书馆宣言 2022》、我国 2023 年新修订《图书馆服务宣言》均提及“不分年龄……,向全体公民提供普遍均等的服务”。范并思教授曾提到,尽管公共图书馆已经开展少儿服务,但服务对象却限于具备基本阅读能力的儿童,3 岁以下的低龄儿童一般不具备自主阅读能力,因此被很多图书馆排除阅读推广服务范围之外^[35]。主要原因在于低龄儿童阅读推广服务,对图书馆工作有更高的专业要求,如阅读场景创设、文献资源构建、馆员专业能力等方面,相较于高龄段儿童阅读推广服务工作而言要求更为严格。但事实上,面向婴幼儿群体的图书馆服务至关重要,从 0 岁开始接触阅读,对其终生阅读能力的发展,起到无可估量的作用。2011 年发布的《国际图联婴幼儿图书馆服务指南》,在 2018 年修订为《国际图联 0—18 岁儿童图书馆服务发展指南》,两版指南文本里提到的“儿歌”“摇篮曲”“绘本”“讲故事”“游戏”“玩具”等词汇,为我国公共图书馆儿童阅读推广工作提供了理论启发。与此同时,英国“阅读起跑线计划”(Bookstart)、美国“出生即阅读”(Born to Read)、澳大利亚 Read 4 Life 项目的具体做法,为我国公共图书馆低龄儿童阅读推广服务提供了实践参照。

在实践发展上,我国公共图书馆向低龄儿童推广阅读的具体做法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互动性故事会。故事会是公认的、公共图书馆推广儿童阅读的一种普遍形式,对于低龄儿童也不例外,区别在于尽可能选择故事情节简单的、对白朗朗上口的故事书,采用简单的律动歌谣和身体游戏作为故事延伸,以培养低龄儿童的注意力。二是主题馆藏建设。2017—2019 年,广州图书馆开展了中国图书馆学会“公共图书馆婴幼儿阅读服务与实践研究”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对低龄段文献资源建设开展专门研究。此外,图书馆还通过主题馆建设对低龄段馆藏作主题化聚合,如广州少年儿童图书馆的童趣馆。三是免费赠送“阅读大礼包”。为低龄儿童家庭推广儿童阅读的理念和技能,鼓励家长自发地、持续地参与到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中,提升了家庭的参与感与阅读质量,如苏州图书馆的“悦读宝贝计划”、浦东图书馆的“阅读大礼包”活动、广州图书馆的“阅读攀登计划”等,均是国内开展婴幼儿“阅读礼包”活动的优秀实践^[26]。2021 年,国务院发展改革委等 23 部门发布《关于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其中“服务友好”战略,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推动了公共图书馆低龄儿童

服务的进一步创新发展。广州图书馆推出“孕妈妈”读者证活动,孕期中的女性凭相关证明可以借阅绘本和免费领取婴幼儿阅读包,为“孕妈妈”开展胎教阅读提供必要条件,“孕妈妈”读者证期满一年后,凭新生婴儿的相关证件可以办理儿童读者证,实现胎教阅读和低龄儿童阅读的“无缝链接”,成功将图书馆服务客体延伸至个体胎儿期。

2.2.3 学校班级

教育功能,是公共图书馆、学校共有的属性,一直以来,馆校合作是遍存在的,馆员走进学校、幼儿园或其他社会教育机构宣传公共图书馆服务以及推广阅读,是公共图书馆主动拓宽阅读推广服务客体的一种职业自觉。而在手段上,第一为学校或幼儿园等机构定制阅读推广服务,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班级活动;第二集体办理借阅证。为班级学生统一办理图书馆借书证,并开展集体借阅活动;第三为幼儿园提供馆藏建设建议。一般情况下,学校建有专门的图书馆,在馆藏建设方面,教育部门也会有统一推荐指导。而幼儿园通常会创建阅读角,特别在绘本资源建设方面,无论是选材还是分类办法,以及阅览空间设计等方面都需要得到公共图书馆的建议;第四发动学校或幼儿园共同协办阅读推广活动。如“签·约世界”广州图书馆青少年书签设计交流活动,鼓励广大儿童创作书签作品,并以展示作品的方式,搭建文化交流平台,发挥公共图书馆的文化交流作用,每年发动多家学校集体投稿,自 2013 年以来已成功举办 11 年,累计征集作品 9 万余份。

2021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双减”政策,2022 年教育部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这两部法规政策成为了公共图书馆向教育机构拓展阅读推广服务的转折点,明确了图书馆在学校、家庭教育中的作用与地位,进一步强化了图书馆与学校之间的专业性合作,加深了图书馆、学校和家庭三方在全民阅读中密不可分的关系。图书馆也从公共文化建设的角度,与教育界共同谋划馆校合作的实践创新探索,从制度建设层面实现跨界合作。2022 年 9 月,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联合广州市教育局制定并推出《广州市关于推进公共图书馆与中小学图书馆(室)“馆校合作”实施方案(2022—2024)》规定,加强馆校联动,打造品牌化阅读项目,结合“广州读书月”、“羊城之夏”青少年暑期阅读活动等,广泛开展“少儿阅读嘉年华”“书香校园”“阅读攀登计划”等活动,形成家校联动、全城共读的浓厚氛围。

2.3 服务内容的体系化发展

一般社会学理论观点、图书馆界服务发展指南以及各

类相关的政策文件等都对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内容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再结合儿童群体实际的发展需求,我国公共图书馆儿童阅读推广服务在内容和形式不断丰富过程中,呈现出延展性的体系化发展态势,其中“动手实践”“美育提升”“文旅融合等”等大主题最为主流。

2.3.1 实践搭建类

教育学、心理学等相邻学科理论观点,对公共图书馆开展实践搭建类活动提供了一定理论支撑。唐丽研究表明,儿童在游戏中的自觉性更强,意识的苏醒程度更高、行动的自主性更大^[36],而玩具是游戏的物理性支撑,是一种适合儿童身心发展特点的活动工具。儿童在游戏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获得感,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实现自主阅读。另一方面,国际图联《婴幼儿图书馆服务指南》《国际图联0—18岁儿童图书馆服务发展指南》均提及“玩具”“学习性的游戏器具”等阅读载体名词,蔡迎旗等人认为,玩具图书馆是公共图书馆中较好地实现游戏和阅读有效结合的公共空间^[37]。事实证明,实践搭建活动确实比纯粹的书本阅读更容易被儿童所接受,公共图书馆可以通过引导儿童动手搭建,如,创客活动、玩具搭建等,逐步带动儿童爱上阅读,提升儿童的阅读能力。广州图书馆、广州少年儿童图书馆、佛山市图书馆、河源市图书馆、东莞图书馆总馆以及松山湖和大岭山分馆等均相继开设了玩具活动,其中,广州图书馆、广州少年儿童图书馆、河源市图书馆、东莞图书馆是在新馆开放之初就设立了玩具图书馆,由此可见,玩具活动在市中心图书馆的规划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另外,创客是另一种实践搭建类活动,创客活动的特点是隶属“大科普”主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提及“提高公民科学文化素质”,教育部发布《教育部教育装备研究与发展中心2017年工作要点》《教育部关于新形势下进一步做好普通中小学装备工作的意见》等文件提及虚拟现实、3D打印等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实践应用研究,以及加强教育创客空间等教育环境的建设。公共图书馆作为在校园以外的社会教育机构,多年来也积极为儿童创建创客教育的平台。2023年开放的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主题馆内设科普主题馆,科技体验区配置了VR设备,读者可以到馆使用,也可以将VR设备借回家,科技体验区定期举办小型科普体验活动。广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内设科普馆,广州图书馆少儿服务区内设“阅创空间”。

从实践发展情况看,实践搭建类活动是公共图书馆普遍认可的、促进儿童阅读的重要抓手,除了空间、设备和活动的体系化打造以外,公共图书馆十分注重专业文献资源建构,如在玩具馆内摆放立体图书、在科普馆入藏科普类

文献等。

2.3.2 艺术创作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提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充分利用公共图书馆等公共文化设施,促进……艺术普及等各活动”。《公共图书馆宣言2022》将“促进对传统载体、数字化及原生数字资源中的……艺术欣赏的保存和有效获取”列为了公共图书馆任务。笔者通过“艺术”“阅读”“图书馆”等关键词在CNKI查找发现,对艺术、美育的阅读价值研究成果,大多数都来自教育界,事实上,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从来不乏对艺术活动的实践,只不过很少放置在“艺术提升”框架之下,更多归为了书本阅读的延伸内容,而且基本偏重在美术方面,美术创作,与音乐、舞蹈不同的是更容易被社会公众所习得,受限于经济水平的程度较低,是一种除了文字以外,最适合儿童表达阅读感想的书面形式。出于对专业边界的坚守,公共图书馆将艺术创作活动回归到阅读本身,因此,大部分公共图书馆开展的艺术创作活动成果都与阅读和书本产生链接,如手工绘本、书签、故事衣等,如广州图书馆“签·约世界”青少年书签设计交流活动、“图书馆,让童年更美好”——新春少年儿童原创绘本展,广州少年儿童图书馆“全国少年儿童图画书故事衣”创作大赛等,历经数年的发展,基本具备征稿、培训、评审、展览和作品再利用等环节,每个环节分别所对应投稿者、培训专家、评审专家、策展团队和图书馆服务体系等角色,因此需要吸纳社会各界、个人的广泛参与,以成为公共图书馆链接全社会资源的文化交流活动。除此以外,戏剧、舞蹈和音乐,也是近年来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所能触达的艺术领域,如深圳福田区图书馆的绘本剧嘉年华,设有绘本剧论坛、绘本剧展演等活动。

2.3.3 文旅融合类

2018年,我国新组建文化和旅游部正式挂牌,进一步推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融合发展。2021年《“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相继印发,明确了推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繁荣,以及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发展要求,提出了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创新发展的指导思想。公共图书馆在促进全民阅读与社会教育中发挥着核心价值,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国家战略背景之下,应结合自身馆藏资源,发掘本土传统文化资源的当代价值,充分体现图书馆阅读服务和城市旅游文化融合发展的沿革要求。由于文化和旅游原本就是不同的术语,有着各自的不同的话语体系和专业逻辑,即使在

国家战略指引之下二者有了融合发展的法理要求,但现时公共图书馆文旅融合服务普遍存在“融合点”合理性缺失的问题,正如李超平等人指出“文化搭台,旅游唱戏”“拉郎配”就是对二者结合的通行表述。她认为,研学是公共图书馆最容易举办的、也是最恰当的文旅融合项目,也是近年公共图书馆盛行的文旅融合服务形式,以“旅游+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的模式开展。如,海盐图书馆“嘉兴记忆·亲子穿越主题活动”,以图书馆为起点,实地走访博物馆、绮园、海滨公园、绮园商业街,以研学游的方式促进公众对海盐地方历史与文化的认知^[38]。广州图书馆“书及远方”研学项目,开设“走读广州”“阅读粤有戏”“见闻识广”主题系列活动,通过游学拓宽儿童对广府及岭南文化的学习兴趣,传承守护粤剧文化,培育儿童的图书馆素养。事实上,公共图书馆在推进文旅融合实践的过程中,找准“融合点”至关重要^[39]。特别是以儿童为服务对象的研学活动,除了让儿童增长见识之外,还应推动儿童阅读有关书籍,通过“万卷书”更了解“万里路”,也通过行“万里路”更体会“万卷书”。

3 儿童阅读视角下阅读推广服务体系需要思考的问题

在阅读推广服务体系建设中,普遍存在的事物不仅是阅读推广服务场馆、活动、馆藏和人员,更是一种服务理念,以及对专业发展的理解。儿童处于飞速成长发育阶段,全社会对儿童阅读的重要性早已形成共识,所能触达儿童阅读推广服务理念、内容和形式、技术往往处于公共图书馆的最前沿,儿童阅读推广服务体系的科学构建,在不断实践和总结的过程中需要特别深思几个问题。

3.1 专业边界:主业与跨界的平衡

关于阅读推广专业边界的问题,业内专家展开过不少讨论,观点虽不尽相同,但共通之处就是实现对全民阅读的通达。以展览服务为例,2006年,王世伟老师以上海图书馆为例,从图书馆展览服务的发展历史,讨论了公共图书馆展览有别于博物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定位以及工作要素^[40]。2015年,程远从跨界合作的角度,讨论公共图书馆展览服务因缺乏主业内核,导致展览欠缺图书馆服务特色的问题^[41]。事实上,儿童阅读推广在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发展的推动下,必然需要吸纳跨界资源以回应社会需求,但若仅以活动去回应需求的话,图书馆极易因疏忽对自身专业边界的思考,而落入了仅成为活动

场地方的尴尬局面,如儿童书画展、舞蹈展演、音乐会甚至还有变装秀等,确实能在一定程度聚集人气,但热闹过后并不会带来任何专业服务发展,读者很可能仅把图书馆和活动地点做关联。也有图书馆在活动过程中以推荐书单凸显自身专业价值,但书单是否发挥作用则无从考究,儿童阅读推广专业边界应有自身的判断标准,第一、提升图书馆的社会认知度。特别对于儿童,通过开展阅读推广活动让更多儿童从小认识图书馆,理解图书馆的功能和价值,并带动其身边的成年人,如监护人、老师或朋友等成为图书馆的用户;第二、提升图书馆的使用度。通过开展阅读推广活动,让更多儿童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了解和使用的图书馆的其他服务,如因参加阅读激励项目,儿童更乐意借阅图书、创作阅读成果。第三、推动图书馆专业研究的价值。能否形成完整的业务案例为其他公共图书馆或公共文化机构提供借鉴,长足发展能否反映相关学科理论观点或形成新理论观点。只有这样,在构建儿童阅读推广体系的过程中,公共图书馆才能具备自身的底层逻辑和专业属性。

3.2 专业成长:自主与合作的和解

范并思教授认为,过度业务外包是对馆员专业化发展的一种挑战^[42]。“业务外包”是社会合作的一种常见方式,与业务外包对应的是志愿服务,志愿服务是社会阅读推广人,通过无偿为图书馆读者开展阅读推广活动实现对社会的回馈,志愿服务往往比较随机,欠缺稳定性,对馆员的策划组织、沟通协调、宣传推广和总结等工作能力有一定的要求,而业务外包稳定性更强,外包协议确保了在一定时间范围内,有稳定的专业团队按照协议要求,提供规定数量、规模和质量的阅读推广服务,馆员进一步提升专业水平需要有更高的理论自觉,如广州图书馆小河马玩具馆自开放以来一直采用服务外包的方式运营,馆员在参与策划主持活动的情况下,主动申报各级图书馆学会的相关科研课题,对图书馆玩具服务开展深入的理论探究,对此,馆员的专业成长主要体现在理论发展层面。相反,若馆员缺乏理论自觉的话,业务外包很可能成为阻碍其专业发展的绊脚石,外聘专业团队的长期“包办”有可能削弱馆员的实践能力。在馆员团队力量得到保障的前提下,任何公共图书馆的阅读推广行为,特别是儿童阅读推广,应安排馆员深入参与当中,与外聘专业团队形成紧密的工作关系,一方面,外聘专业团队的专业智识可以推动馆员对专业技能的内化,另一方面,馆员在实践中可以更好地链接其他阅读推广活动,在服务内容、形式上优化阅读

推广服务体系。

3.3 平等服务:责任与专业的对话

这里讨论的平等服务是指,对于重点儿童,公共图书馆所能提供的、相应的阅读推广服务。《公共图书馆宣言2022》提及“公共图书馆必须向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利用其常规服务和资料的人,如少数语言群体、残疾人、缺乏数字或计算机技能的人、读写能力较差的人、医院病人及服刑人员等,提供特别服务和资料。”李国新教授认为,面向残障人士的阅读推广是增强推动、引导、服务全民阅读的专业能力,也是公共图书馆服务的重点^[43]。读写困难症儿童、视障儿童、自闭症儿童等群体服务,是现时公共图书馆业界最普及的特殊儿童阅读推广实践,其中有图书馆主导的,也有通过社会合作开展的,如首都图书馆将社区内的残疾儿童邀请到图书馆开展读书活动^[44];广州图书馆联合广州市少年宫、广州国际残障人文化交流中心共同承办少年儿童美术创作交流活动。公共图书馆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以自身资源发挥在平等服务中的责任与担当,而服务的专业效果应从何体现,是对平等服务的一种深层次思考。2021年,刘隽和毛璐对浦东新区重点儿童阅读情况开展调查,分析了重点儿童的阅读特点及其家庭在阅读方面的需求和困难,提出开展游戏化、个性化、家庭式的重点儿童阅读推广活动理念和方法^[45],但除此以外,重点儿童因自身特点往往处于社交劣势,容易被公众忽视,公共图书馆应通过儿童阅读推广为重点儿童建立“被看见”的社交平台,为重点儿童之间、重点儿童家庭之间、重点儿童和普通儿童之间的社交提供发展机会,如广州少年儿童图书馆组织普通儿童作为伴读小志愿者,与自闭症儿童共读绘本,促进重点儿童和普通儿童的融合发展,为重点儿童提供社会化发展的机会^[46]。

3.4 价值体现:业界与学界的共促

范并思教授认为,图书馆阅读推广从以往自发的、零星的、补充式的图书馆服务,发展为图书馆服务中最具活力的、充分体现图书馆核心价值的自觉的图书馆服务^[47]。因此可以推断,公共图书馆的价值,可以通过阅读推广的服务评价去体现,评价越好,说明图书馆的价值越高。实际上,公共图书馆普遍采用借阅册次/人次、访问量、阅读推广活动场次/人次/主题/社会投入等统计指标去评价和体现阅读推广的服务价值。方家忠馆长在《图书馆管理札记》一书中提到“人书比”(入馆访问量与外借文献册次比值),比值越高,说明阅读推广活动对图书馆传统功能的

支撑作用越强^[48]。

但若着力证公共图书馆在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中的主力军价值,需要有更为专业的测量工具、更为严密的量表和指标体系,以及专业的研究团队通过数据收集/分析/焦点访谈等环节,为争取政府的财政支持还是获得公众的认可,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公共图书馆业界掌握实践基础和第一手数据,学界掌握着最前沿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二者开展专业研究合作有利于为体现图书馆价值提供证据。2012年,浙江大学杜萍通过投入产出模型作为公共图书馆经济影响评估的工具,根据经济影响分析的原理,结合我国公共图书馆实情及数据基础,构建了公共图书馆经济影响的测算框架,测算出杭州图书馆对浙江省的经济影响^[49];2021年,苏州图书馆和华东师范大学合作进行“悦读宝贝计划”评价项目,运用PISA 2018测评体系对参加者的能力进行测评,并通过控制组与对照组在阅读行为、阅读能力方面的比对,证实了项目的专业价值^{[26]49-70}。上述是公共图书馆通过与高校科研团队开展合作研究,证实自身专业性和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的极佳案例。公共图书馆在体现价值过程中往往会遇到很多现实性问题,学界的研究可以从业界实际需求出发,这样的研究结果会更有方向性和实用价值,业界和学界应形成一种合作研究的常态。在合作团队院校的寻求方面,公共图书馆不仅限于图书情报类专业,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统计学等一般性社会科学均适用,有助于公共图书馆事业和学科建设的快速发展。

4 结语

本次研究的基本观点梳理如下:2009—2016年,儿童阅读推广实践过渡到勃发期^{[2]114},相关研究成果大量涌现。2016—2023年,我国一系列公共图书馆立法成果以及国际上相关指南和宣言的相继颁布,共同把儿童服务提到了更重要的位置。从而使儿童阅读推广研究层次不断深入、研究视野逐渐扩展,因此从儿童阅读服务发展视角,基本能折射出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体系的发展脉络;儿童阅读推广服务主体、客体和内容的体系化发展,共同促成了儿童阅读推广服务体系整体实践发展;儿童阅读视角下,公共图书馆需要科学构建阅读推广服务体系的未来,在跨界合作中坚守图书馆的专业边界,馆员在社会合作中积极变革以达成专业成长,对于重点人群的阅读推广服务应为其社会化发展提供机会,公共图书馆的专业价值可以通过与高校研究团队合作,采用科学方法证实。

(来稿时间:2024年1月)

参考文献:

1. 中国文化报. 广州:“图书馆之城”建设渐入佳境 [EB/OL].[2023-10-22].<http://culture.people.com.cn/n1/2019/1121/c1013-31466231.html>.
2. 李武, 朱淑华, 王丹, 等. 新世纪未成年人阅读推广理论研究的进展 [J]. 图书馆论坛, 2018, 38 (10):109-117.
3. 张婕. 公共图书馆与社会合作开展少儿阅读推广研究 [J]. 河南图书馆学刊, 2013, 33 (1):135-137.
4. 朱淑华. 儿童阅读推广系统概述 [J]. 图书馆, 2009 (6):45-48.
5. 郭芯宁. 社会合作视野下公共图书馆少儿阅读推广工作探析 [J]. 图书馆学刊, 2021, 43 (11):75-77.
6. 刘隽. 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少儿阅读推广活动的实践与思考——以上海浦东图书馆为例 [J].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 2019 (1):62-66.
7. 殷利军. 基层少儿图书馆总分馆建设模式——以如皋市少儿馆为例 [J]. 科技资讯, 2019, 17 (6):185-186.
8. 冯志辉, 席鹤洋. 阅读推广活动在总分馆体系中服务下沉的研究——以济南市图书馆为例 [J]. 山东图书馆学刊, 2021 (3):53-57.
9. 宋韵霏. 总分馆建设背景下县级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研究 [J]. 图书馆学刊, 2018, 40 (1):70-73.
10. 安文婧. 总分馆建设背景下基层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路径研究 [J]. 图书馆学刊, 2019, 41 (7):70-73.
11. 许迎霞. 基于地区总分馆服务体系的阅读推广工作研究 [J]. 图书馆学刊, 2019, 41 (5):86-89.
12. 王铁军. 图书馆阅读推广体系建设与发展研究 [J]. 图书馆学刊, 2020, 42 (4):21-25.
13. 程岩. 图书馆家庭阅读推广策略研究 [J]. 图书馆学刊, 2016, 38 (5):101-104.
14. 陈永娴. 阅读, 从娃娃抓起——英国“阅读起跑线”(Bookstart)计划及意义 [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08 (1):101-104.
15. 权丽桃.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立图书馆 Read4Life 项目考察 [J]. 图书馆杂志, 2015, 34 (10):93-98.
16. 黄耀东. 美国公共图书馆的婴幼儿早期阅读推广——对 Born to Read 项目的考察 [J]. 图书馆论坛, 2018, 38 (01):92-99.
17. 冯莉. 少儿阅读激励项目实践研究——以广州图书馆“阅读攀登计划”为实例 [J]. 图书馆研究, 2021, 51 (02):88-93.
18. 朱芸, 吴爱武. “双减”政策背景下公共图书馆开展家庭阅读推广活动的研究 [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23 (1):131-136.
19. 刘梦璇. 《家庭教育促进法》视域下图书馆在家庭阅读推广中的角色定位和服务策略 [J]. 河北科技图苑, 2022, 35 (5):45-48.
20. 欧阳爱辉, 曹艳玲. 《家庭教育促进法》背景下图书馆家庭阅读推广探析 [J]. 河南图书馆学刊, 2023, 43 (4):2-4.
21. 郝伶俐, 陶鑫. 《家庭教育促进法》背景下公共图书馆小学生家庭阅读推广策略研究——基于襄阳市中小学生学习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 [J]. 图书馆界, 2022 (4):83-89.
22. 孙燕纯. 浅析公共图书馆家庭阅读推广服务策略——基于佛山市民家庭阅读现状调查 [J]. 图书馆学研究, 2021 (1):72-79.
23. 中国图书馆学会. 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二届阅读推广标准与评价学术研讨会成功举办 [EB/OL].[2023-11-05].<https://www.lsc.org.cn/cns/contents/1670405295346/1680775785256980480.html>.
24. 王素芳. 国际图书馆界儿童阅读推广活动评估研究综述 [J]. 图书情报知识, 2014 (3):53-66.
25. 范并思. 儿童阅读推广的目标、使命与方法 [J]. 新世纪图书馆, 2023 (2):14-18.
26. 陈小航. 苏州图书馆“阅读大礼包”阅读推广活动成效研究 [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2022.
27. 冯莉. 玩具馆服务对儿童阅读行为促进性的分析与研究——以广州图书馆为例 [J]. 四川图书馆学报, 2020 (2):80-85.
28. 王素芳. 图书馆儿童阅读推广活动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3, 39 (6):41-52.
29. 余小玲. 基于读者参与的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质量评价研究 [J]. 图书馆界, 2015 (1):67-70.
30. 张怀涛. 阅读推广的要素分析 [J]. 晋图学刊, 2015(2):1-7, 11.
31. 屈明颖. 优化我国儿童阅读推广人才培养机制的审思 [EB/OL].[2023-11-12].https://www.ccc.org.cn/art/2022/1/4/art_52_34965.html.
32. 范并思. 认识公共图书馆的制度意义——重读《公共图书馆宣言》 [J]. 图书馆建设, 2019 (3):8-13.
33. 范并思. 服务活动化: 图书馆服务新趋势 [J]. 图书馆学刊, 2017, 39 (12):1-4.
34. 陈媛媛. 公共图书馆特殊儿童阅读权利保障问题研究 [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2019 (9):112-116.
35. 许晓霞. 公共图书馆低幼儿童服务 [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9:1-3.
36. 唐丽. 游戏与儿童主体性发展关系之辨析 [J]. 求学, 2021 (4):1-2.
37. 蔡迎旗, 崔志月. 美国儿童玩具图书馆的运行模式及其启示 [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2016 (4):103-108.
38. 李超平, 杨剑. 文旅融合之“融合点”及公共文化服务的原则 [J]. 图书与情报, 2020 (4):74-78.
39. 王星星. 公共图书馆文旅融合: 内在逻辑、发展模式 and 机制创新 [J]. 图书馆建设, 2022 (3):27-35.
40. 王伟伟. 图书馆展览服务初探 [J]. 图书馆杂志, 2006 (10):22-26, 57.
41. 程远. 公共图书馆优化跨界合作的展览服务思考 [J]. 图书

馆建设, 2015 (12):79-82.

42. 范并思. 论图书馆阅读推广的专业化建设 [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22, 48 (3):4-14.

43. 李国新. 公共图书馆专业化发展的挑战与变革 [J]. 图书馆论坛, 2023, 43 (12):9-14.

44. 陈学锋. 国内公共图书馆特殊儿童服务的不足与探讨 [J]. 兰台世界, 2017 (23):67-71.

45. 刘隽, 毛璐. 公共图书馆残疾儿童阅读服务调研 [J]. 图书馆杂志, 2021, 40 (12):52-61.

46. 广州少年儿童图书馆. “红心相伴读, 融爱广少图——与星星的孩子共读时光”活动顺利在我馆开展! [EB/OL]. [2024-02-27]. <https://www.gzst.org.cn/gzst/portal/chl/doc/33828.html>.

47. 范并思. 阅读推广与图书馆学: 基础理论问题分析 [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4, 40 (5):4-13.

48. 方家忠. 图书馆管理札记 [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22:168-173.

48. 杜萍. 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公共图书馆经济影响评价研究 [D]. 杭州: 浙江大学, 2012.

Development of Reading Promotion Service System in Public Library ——Base on the Perspective of Children Reading

Feng Li

(Guangzhou Library)

[Abstract] This study summarized the research direction of children reading promotion service system, and analyzed the Practical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reading promotion service system from the subject, the object and the content, and points out that four problems need to be considered in constructing the reading promotion service system scientifically.

[Keywords] Public library Reading promotion Service system Children reading

[作者简介] 冯莉 (1979—), 女, 硕士, 广州图书馆研究馆员, 儿童与青少年部副主任, 研究方向: 公共图书馆儿童阅读推广、公共图书馆服务对象。